



“七仙女下凡”在中国是个妇孺皆知的故事,1955年,上影厂把黄梅戏《天仙配》拍成了同名电影。影片上映后,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。据1958年年底统计,仅内地的观众就多达1.4亿人次,创造了当时票房的最高纪录,在海外上映时,同样也是盛况空前。

电影《天仙配》的上映,在中国掀起了“黄梅戏热”,而在此之前,黄梅戏还是难登大雅之堂的地方小调。“七仙女”的扮演者,20多岁的严凤英,一下子成

了闻名全国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。严凤英在自己的事业里享受着快乐。但是,这一切在1966年的夏天发生了变化……

1968年初春的一个夜晚,在那间居住了15个年头的安徽省黄梅剧院的宿舍里,严凤英服药自杀,这个时候,离她38岁生日只有一个多月。一代黄梅戏表演艺术家给我们留下了《打猪草》、《天仙配》、《女驸马》、《牛郎织女》等经典剧目。



“树上的鸟儿成双对,绿水青山带笑颜。随手摘朵花一朵,我与娘子戴发间。从今不再受那奴役苦,夫妻双双把家还……”这段《天仙配》优美的曲子,相信大多数中国人都能哼上几句。

眼下央视八套电视剧《天仙配》的热播,让人们想起了那半个多世纪前曾风靡全国的神话戏曲电影《天仙配》,而对于“七仙女”的扮演者、黄梅戏著名表演艺术家严凤英,也许并不陌生。

《天仙配》与严凤英

●为唱戏逃离家乡

1930年,严凤英出生在安徽桐城的罗家岭。看到一个可爱的小姑娘降生,开心的奶奶便给她取名鸿六。小鸿六很小的时候就喜欢上了黄梅戏,那时候她总和奶奶去打猪草、挖野菜,也就是在那时候,学会了那么多黄梅小调。渐渐大了点儿,有时候她的师傅同意她到戏台子上唱几段。不过,小鸿六的爷爷极力反对她唱戏,他认为这是对祖宗的大逆不道。小鸿六的第一场演出是在一个小茶馆里。茶馆在罗家岭的丁字街上,到了晚上,茶馆关了门,把几张桌子拼起来,小鸿六就在这个台子上唱。那时候的观众都是街坊四邻,因为不要钱,所以听小鸿六唱黄梅戏是让大家很开心的一件事。就在小鸿六偶尔登台亮相的时候,却传来了不好的消息。有个通风报信的人告诉大家,小鸿六犯了法,要被抓起来,受到处置,也就是捆在石磨上,连人带石磨沉到水塘里淹死。这一切都是因为黄梅戏所致,因为早在清朝的时候就有明文管黄梅戏叫花鼓淫戏,这种定位一直沿袭下来,唱黄梅戏的人当然会受到处分。

小鸿六一边哭一边逃,逃出了罗家岭的地界,继续唱黄梅戏。在江北、江南,她逐渐唱红了,很多人都愿意给她捧场。后来,连最不能容忍黄梅戏的爷爷,也亲自来看望她并鼓励她。小鸿六获得了家里人的支持,却很快遇到了大麻烦。

●两次死里逃生

16岁那年,在一次演出之后,严凤英被怀宁自卫队的大队长郑海成抢走了。被关在屋子里的严凤英,大吵大闹,绝食、上吊、服毒,让郑海成的一家都不得安生,郑海成眼看自己在怀宁县的影响开始变坏,只好屈服了。无奈放走严凤英的时候,他掏出随身带着的驳壳枪指着严凤英的脑袋,恶狠狠地说:“你出去以后,第一条不许你唱黄梅戏,第二条不许

你嫁男人,这两条你犯了哪一条,我见了我就把你崩掉。”

严凤英被放了出来,不过她并没有在乎郑海成的威胁,她擦干了眼泪,继续唱黄梅戏。这一次,她进了大城市——安庆。严凤英勤于拜师,因为嘴甜,戏班里谁都喜欢教她,磕几个头便是她的学费。很快地她又唱红了,经常一天晚上要赶3场演出。但是美丽的严凤英唱得越好,她的命运似乎就越糟。18岁那年,一个看戏的花花公子陈老三带着枪,再一次抢走了严凤英,并逼迫她给自己当小老婆。同上次一样,倔强的严凤英依然是奋力抗争着。最后实在没办法,她想到了死,吞下了一枚金戒指。痛不欲生的严凤英这次差点儿丢了性命,幸亏陈老三家里的老妈子使用土办法,让她使劲吞韭菜,才把戒指打了出来。

生死关头的严凤英又捡回了条命,她在痛苦中流尽了眼泪。当1949年来到的时候,曾一度中断演出的严凤英又回到了舞台上,她尽情地笑,尽情地唱,就像获得了崭新的生命。

●《天仙配》火了,她的眼泪多了

1955年,在新成立的上海电影制片厂,大导演石挥接到一个任务,将刚刚在华东会演上火了一把的黄梅戏《天仙配》拍成电影。这件事让他十分兴奋。当时最大的争议是如何把舞台剧《天仙配》拍成电影,如何表现戏曲,是拍成纪录片,还是拍成故事片。石挥大胆建议把音乐中的板鼓取消,淡化舞台上跑圆场的情节,多用特技,拍出仙境的感觉,他还取了个名字叫神话戏曲故事片。从此之后,剧组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帮着石挥构想神话的感觉,而那些黄梅戏演员,也第一次站在摄影机前。

电影《天仙配》开拍了,导演石挥引导着严凤英去准确地捕捉一个身落凡间的仙女的爱情。对于严凤英的表现,石挥格外满意。影片上映的时候,到处都回响着严凤英的歌声,

全国迅速掀起了黄梅戏热,而严凤英的名字更是家喻户晓。《天仙配》获得极大成功的第二年,严凤英在现代戏《王金凤》的排练过程中认识了该戏年轻的导演王冠亚,在工作中找到了美好的爱情。

电影拍摄完成,很快严凤英又回到了舞台上,长时间的揣摩与演出,让她的唱腔更为自然流畅,可她的内心却异常脆弱起来。严凤英已经深深地进入到人物的内心,每当演出完《天仙配》的最后一段“分别”,她总是坐在后台黯然神伤,然后泪流满面,有时候实在控制不住就放声大哭。她在七仙女的世界里,无法抽离出来。丈夫王冠亚每天晚上都去给她送饭,他看到严凤英拿着棉花擦脸上的油彩,因为手抖得太厉害而无法接近面部,他静静地等待着妻子发泄完毕,而整个过程要持续一个多小时左右。团长开始担心起来,照这样哭法,嗓子迟早会被哭坏。可汇报到了文化局,文化局也说没有办法,当时的情况是《天仙配》不演不行,因为老百姓太喜欢了。最后解决的办法就是一般性的演出只演到七仙女和董永欢唱“夫妻双双把家还”的“满工”,特殊的演出才完整演出最后的“分别”。

不知道严凤英到底有多少泪水,也许她无意中在歌声的深处看到了自己,过去或者将来。

●几句点评闹出大祸

1966年夏天,当正在外地演出的严凤英接到通知回到合肥的时候,她发现批斗自己的“大字报”已是铺天盖地。严凤英的命运急转而下。被批斗的严凤英每天都被挂着牌子游街,被众人揪着头发,用脚踢踹,每天打扫公共厕所……这一切都被给她送饭的儿子王小亚看在了眼里,不过在他的心中,母亲是那么乐观,她好像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,有时候甚至回家来还轻轻地哼上两句毛主席语录。

只是一次严凤英等人看了新排出来的

《智取威虎山》,说了几句专业上的评价,闯了大祸,被人诬陷说是一场严重的现行反革命事件。严凤英被批斗最厉害的那段时间,家里的门上被张贴着“打倒严凤英”的标语,因为“大字报”太多,墙壁四周被贴满了,就贴到了房顶上,一张一张从房顶上垂下来。在审问时,严凤英拒绝承认一切。

●那个她选择结束生命的夜晚

1968年4月7日的晚上,是王冠亚永生铭记的一个黑色夜晚。那些天他一直帮妻子回忆写稿子,“当时实在是太困了,突然听到她一下子就哭了起来,我问她哪不舒服,开始她不吱声,后来她告诉我桌子上放了两封信,一封是告全团革命同志的信。”王冠亚立即意识到肯定是出了什么事情,在他的追问下,严凤英告诉他,自己吃了一整瓶的安眠药。王冠亚蒙了,赶紧叫隔壁的儿子。当时已经是夜里11点多,儿子王小亚和王小英都已入睡。

正睡得迷迷糊糊的王小亚被父亲的叫喊声惊醒,“突然父亲闯进门来大声喊:出事了,快去叫医生。我惊醒过来,跑到隔壁,看见母亲正在哭,我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,感觉不对。当时我母亲跟我说了一些话,要我听爸爸的话,要带好弟弟。”

王冠亚跑到了徽剧团,在那里他向一个管道具的师傅借来了板车。到了急诊室,人就放在急救台上面,医生翻了翻她的眼皮说了声很危险,赶紧挂号去。可那时看病还需要单位的介绍信,王冠亚不得不四处奔波。等他再匆匆赶到医院的时候,医生说门诊部已经没办法处理了,要转到住院部。可整个住院部只有两个年轻的小伙子,他们束手无策不知道怎么救治。就这样,次日凌晨5时许,严凤英停止了呼吸,含冤离开了心爱的丈夫和两个孩子,以及她毕生热爱的黄梅戏。

(本文素材由央视《电影传奇》栏目提供)

